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 SERIES

翻译理论与实践丛书

翻译新论与实践

方梦之 著

青岛出版社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PRACTICE

41.689
C123

41.689
C123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 SERIES

翻译理论与实践丛书

翻译新论与实践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PRACTICE

方梦之 著

青 岛 出 版 社

H315.1

鲁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 曹永毅
封面设计 王鸿翔

翻译新论与实践

方梦之 编著

*

青岛出版社出版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

邮政编码: 26607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胶州市装潢印刷厂印刷

*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32 开(850×1168 毫米)11.25 印张 2 插页 280 千字

印数 1—2500

ISBN 7-5436-1645-9/G · 739

定价:16.20 元

前 言

改革开放已20年,我国译界躬逢其盛。翻译实务与日俱增,翻译研究受到重视。翻译学科的建设又提上议事日程,出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新局面。

在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由于观念上的冲突,理论上的不完备和研究方法上的缺陷,以及一些历史性的争论,翻译研究原有观点的分歧似尚难于弥合,在系统的翻译理论研究或翻译学的构建方面又出现严重分歧。早在1984年就有人宣称:“我国的译论……正在形成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翻译学。”(罗新璋)时过10年,有人更加坚定不移地宣告:“中国的翻译学理论体系已于1988—1989两年内初步构建问世。”(杨自俭,1994)然而,也有人以为不然:“认为翻译是科学论使部分人的翻译研究进入了歧途。”“对所谓翻译学,实在大可怀疑。”(张经浩,1993)前年,有人又严肃地提出:“如果我们脱离了当前翻译实践的基础,只凭着主观想象,妄想凭空建立起一门空中楼阁般的翻译(科)学来,那注定是要失败的。这是一条最可悲的危险的道路。”(劳陇,1996)在以上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间,还有一种折衷的论点:“构建‘翻译学’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但这门科学还远远没有建立。”(许钧,1996)

不管人们对翻译理论或翻译学科本身的认识及评价如何,近20年来,翻译研究还是以空前的规模在进行着,且硕果累累,不乏精言宏论,颇多真知灼见,光成本的翻译论著已汗牛充栋,蔚为大观。据范守义教授的统计研究(1997),建国以来,祖国大陆已出版

英汉翻译论著 337 部,其他语种的 59 部(以上主要是近 20 年出版的);港台出版约 90 部,外论汉译 18 部;总数已超过 500 部。遗憾的是,无论国内国外,尚未见有公认的完整的学科体系。现在的翻译理论很多,有以语言学为基础的等值论,有以文艺学为基础的文艺学翻译理论,有以交际语言学为基础的交际学翻译理论,有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础的系统功能翻译理论,有以社会符号学为基础的功能意义翻译理论,等。还有从语用学、文化学、美学、修辞学、模糊理论、阐释学、数理科学等不同角度来讨论的翻译理论,所涉学科不下二三十门。总之,对于翻译理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本书笔者既不偏执于某门学科的原理和方法来讨论翻译问题,也无能力用二三十门学科的观点来分析和解决问题。认为与译论关系最密切的四门学科是语言学、社会符号学、心理学和思维学。本书试图用这些相关的理论、原则和方法来描述、分析和归纳译学对象的各种问题。

笔者试图把翻译研究的立足点拨回到翻译行为的原始的简单流程上:原作→译者→译品(社会),即把理论的焦点置于原作、译者、译品(社会)这三个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上。三个要素的三角关系是复杂多变的:原作的客观性与译者翻译活动的主观性、个体性之间存在种种矛盾,译者的个体性与译品的社会性之间有和谐与不和谐的种种表现,原作与社会(译品作为社会产物)之间则有归化与异化、容纳与排斥及其互动作用等问题。我国译界对于原作和作者在理论上、实践上历来是重视的,对于译品的讨论也不少。这是两个可以触摸的现实,论证相对容易些。比较起来,对译者的研究就相当不够了。

对译者的研究要涉及到翻译思维、翻译心理、译者的情感和需要等这样一些难度较大的问题。要研究译者——翻译工作的主体,翻译过程中人脑的思维规律和方法是一个核心问题。“翻译的内在规律乃在于人脑的思维,深入研究翻译中的思维活动将是译学研

究的突破口。”(董史良)本书在这方面作了一点探索。

在理论上,本书取各家合理的内核,不以一家一学说为圭臬。无论是译者内省式的“信、达、雅”,还是外向读者型的灵活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无论是理想主义的等值论,还是意义功能的符号说,都有其合理部分,都有可供借鉴的成份。

开章明义,本书从学科建设和社会需要的角度出发,对“翻译”一词先作界定,也为随后的论述作铺垫。本书对通常为正统的论著所不屑的摘译、节译、编译、综译等有所论述;对不同文体和体裁的翻译问题作了比较研究;除对英汉语言特点作对比外,还对其语言逻辑作了对比;提出了与翻译单位相辅相成的结构单位;对翻译技巧和方法也作了有序的归纳等。其中不乏新的尝试。

笔者早年从事翻译实务,但接触的文体和体裁有限;后转至教学岗位。80年代中期,笔者在教学之外,开始主持一种翻译学术期刊的编辑出版工作,有机会接触多种翻译理论和译界的实践经验,兴趣也就向广度发展。研究翻译问题,既要有宽广深厚的实践基础,又要有多门学科的理论知识和中外文化素养。笔者深感不足,时时感到它的难处。就在写书的过程中,有些地方也力不从心,幸得新朋旧友的帮助,才得以完成。上海大学外国通俗文学研究中心主任黄禄善先生通读了全书并提出不少宝贵意见,对翻译心理颇有研究的傅敬民副教授提供了译者个性和情感方面的研究心得,青岛海洋大学的张德玉先生对全书进行了审校。此外,本书还借鉴和参考了多种著述,虽多有附注,但未及一一注明(特别是译文部分),在此一并致谢。

作 者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概论	(1)
第一节 翻译的定义.....	(1)
第二节 译学的性质.....	(5)
第三节 译学的对象.....	(8)
第四节 译学的任务	(11)
第五节 译学的方法论原则	(16)
第六节 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	(20)
第二章 译学的相关学科	(24)
第一节 哲学	(24)
第二节 逻辑学	(28)
第三节 语言学	(30)
第四节 符号学	(35)
第五节 心理学	(40)
第六节 思维学	(44)
第三章 原作	(53)
第一节 文体	(53)
第二节 风格	(60)
第三节 文化	(69)
第四章 译者	(78)
第一节 译者角色论	(78)

第二节	情感与需要	(85)
第三节	译者的工作心理	(92)
第四节	译者的个性	(100)
第五节	译者的再创造	(104)
第六节	译者的素养	(115)
第五章	译品与读者	(124)
第一节	翻译标准	(124)
第二节	译品的类型	(131)
第三节	读者	(150)
第四节	翻译评论	(158)
第六章	文体与翻译	(166)
第一节	翻译文体论	(166)
第二节	文学翻译	(170)
第三节	科技翻译	(176)
第四节	政论翻译	(180)
第五节	新闻翻译	(184)
第六节	法律翻译	(188)
第七节	译文的得体	(193)
第七章	英汉语言对比	(204)
第一节	语言逻辑对比	(205)
第二节	句法特征对比	(213)
第八章	翻译的层次与单位	(221)
第一节	翻译层次	(221)
第二节	结构单位	(227)
第三节	翻译单位	(231)
第四节	语言单位	(239)
第九章	词的处理	(246)
第一节	人名翻译	(246)

第二节	地名翻译	(251)
第三节	术语翻译	(254)
第四节	词义选择	(257)
第五节	词义引申	(262)
第六节	重复词语处理	(267)
第十章	词组转换	(271)
第一节	转换方法	(271)
第二节	四字词组	(276)
第三节	主题语的转换	(281)
第十一章	句子翻译	(289)
第一节	词义连锁	(289)
第二节	歧义处理	(294)
第三节	词序安排	(300)
第四节	句子连接	(307)
第十二章	语段翻译	(314)
第一节	逻辑的关联	(314)
第二节	段意的向心	(316)
第三节	词语的匹配	(318)
第四节	语段的调整	(320)
第十三章	篇章得体	(323)
第一节	衔接与连贯	(324)
第二节	词义的联立	(331)
第三节	格调	(334)
第四节	布局	(337)
第五节	标题翻译	(340)
主要参考书目		(348)

第一章 概论

第一节 翻译的定义

翻译是一种人见人知的社会行为,但要给翻译下一个既全面又严密的定义,至今还不是容易做到的事。这正应了 Berger Evans 在 *But What's a Dictionary For?* 中的话:“如果真的相信显而易见的事物容易下定义,那么你就掉进辞典编辑学最大的陷阱中去了。适得其反,对于新奇独特的事物,谁都能很好地描述,而凡事俗情却难下定义。因为正是事物的这种普遍性质,迫使我们要用不普通的词语来下定义。”

一、说法种种

古往今来,译界许多有识之士都对翻译有过不同阐述,让我们先来看看他们的高见。

1954年,茅盾在《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一文中对翻译,特别是对文学翻译,作了比较全面的概述:“对于一般翻译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至少应该用明白畅达的译文,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內容。……文学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染和美的感受。”又说:文学翻译“不是单纯技术性和语言外形的变易”,而是“通过原作的语言外形,深刻地体会了原作者

的艺术创造的过程,把握住原作的精神,在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体验中找到最合适的印证,然后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遗地再现出来”。茅盾从文学角度来阐释翻译。有人根据他的论述,概括地提出:翻译是艺术、是创作、是科学、是技术。这里笼统地指出翻译的四个方面的特征,但并未对“翻译”一词作有效的界定。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定义翻译,首先要区分语言和言语两个概念,把翻译看成是具体言语的转换,而不是语言系统的转换。卡特福德认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译出语)的话语材料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译入语)中对等的话语材料”。巴尔胡达罗夫认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即话语)在保持内容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外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

一般辞书则给出比较通俗的、不带学科倾向的定义。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的《辞海》把翻译定义为“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的《现代汉语辞典》则补充了“翻译”一词的内涵,表达为“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也指方言与民族共同语、方言与方言、古代语与现代语之间一种用另一种表达);把代表语言文字的符号或数码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上述两项表述都强调语言文字的翻译,即笔译,而翻译的概念显然还应包括口译。《大英百科全书》给出的定义较好地解决了这一矛盾:A continuous concomitant of contact between two mutually incomprehensible tongues and one that does not lead either to suppression or extension of either is translation.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Macropaedica*)其意为:两种语言不通的人,在接触过程中需要伴随一种连续的手段,这种既不扩大又不缩小原意的手段就叫做翻译。concomitant意为“相伴物”、“伴随的情况”,这实际上包括口头的伴随过程(口译)及书面的相伴材料(笔译)。

以上三种工具书所提出的定义都只强调意义的正确表达,对翻译过程中形式的处理没有规定,即没有顾及文体翻译的意境、风格、程式等,因此作为翻译学科的术语是不充分的。

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在给翻译下定义时克服了上述缺陷。他说:“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贴切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奈达的表述为译界更多人所接受,因为:一、奈达把翻译的逻辑重点放在“再现原语信息”上;(物质、能源、信息是当代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三大支柱,三者是流动的。在信息流动中,翻译的功能在于“再现原语信息”。)二、奈达不但重视语义,而且也重视文体风格的再现,他强调“如实地传递原文的信息”,其中包括文体风格方面的信息;三、奈达所说的“最贴切”是对原文内容而言的;即译文要忠实于原文,而“最自然”是就译语而言,即要使译语读者(或听者)感到自然通达。这样,才能使原文读者对原文的感受和译文读者对译文的感受达到等效。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翻译概念的内涵越来越丰富了。一方面,翻译操作的对象不局限于自然语言;另一方面,社会对译品需求的形式多样,不局限于完整的语篇,不一定需要“从语义到文体”再现原语的全部信息,可能要求部分地或综合地再现原语信息。再说,翻译不仅仅是由人直接参与的口译或笔译,而可以是光电编码器信号的转换、人机互译、机器翻译等。对此,奈达给翻译所下的定义又不完全适用了。例如,在自动数据处理中,翻译被定义为:“将计算机信息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或将字符从一种表示转换成另一种表示。”^①

二、推荐的定义

对于翻译科学来说,首先应对翻译下一个简单明了、普通适用

^① 《现代科学技术词典》,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

的定义,以明确其目的和手段,界定其性质和方向。

从某个方面看,无论茅盾、奈达、卡特福德、巴尔胡达罗夫,还是《辞海》、《现代汉语辞典》、《大英百科全书》对翻译的说法或定义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翻译学需要有一个既能反映事物本质、又能涵盖这一学科所涉及的广泛领域的定义,需要高屋建瓴、统筹兼顾。现推荐对“翻译”一词的定义如下:

翻译是按社会认知需要、在具有不同规则的符号系统之间所作的信息传递过程。

这一定义包含三层意思:一、翻译的目的在于满足不同的“社会认知需要”;二、翻译的媒介物存在于“具有不同规则的符号系统之间”;三、翻译的性质是“信息传递过程”。

翻译离不开社会的认知需要。自古以来,翻译总是按一定的社会集团利益来进行的。我国古代大规模的佛经翻译迎合皇室统治的需要;清末有识之士掀起了翻译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和伦理哲学的高潮,目的在于救亡图存。解放后我国为适应大规模建设的需要,翻译事业又蓬勃发展。改革开放这20年,译事空前繁荣。特别在当前的大背景下,社会对翻译有多文体、多形式的要求。光以笔译为例,可以是全译、选译、节译、取同一主题的多篇文章的综合翻译等。总之,这些都是翻译,尽管其中有的含有一定的编辑成份。以往翻译理论往往以讨论整篇文本的翻译为出发点,这是脱离社会认知多样化的现实的。

翻译的认知需要,除了社会需要之外,也包括个人认知的需要。例如,有人以翻译为手段聊以自勉、自习、自用、自娱等。但是翻译研究把翻译活动看成是一种社会活动,因为传递信息的符号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性。

“具有不同规则的符号系统之间的”信息传递,可借用符号学的观点予以论述。符号学研究一切人类的符号系统。这里不分符际和语际,只要具有不同的规则系统就可视为不同的符号系统。正

因为符号系统不同才需要翻译,尽管不同语言之间有着某些共性。语言是人类传递信息的最重要的符号系统。译者主要跟语言符号打交道,所以“不同规则的符号”主要是指不同的语言符号系统。

既然把语言符号纳入符号系统,就要用符号学的观点来解释其间的传递过程。语言系统有双重作用,它既表达社会过程,又可喻为社会过程。这一双重作用确保语言在使用时,不仅证实了组成社会环境的社会行为模式的存在,同时还创造了自己的环境,创造了所有能想象出来表达意义的模式,从街头巷尾的告示、传闻,直到小说和伟大的史诗都能加以表现。语言、文化与社会不可分割,所以这里的“信息传递”不是单纯的不同规则的转换,而是语言的具有社会意义的转换与传递。(机器翻译如能完全智能化,输入文化与社会等各种语境因素,即能实现自动转换和传递。)

翻译是“信息传递过程”。信息内容可包括语义的、文体风格的或文化的。传递方式可以是书面的、口头的、机器的或人机交互的。这里没有对传递的质量加定语,诸如“等值的”、“等效的”、“动态对等的”等。进入社会的译语或译品就像别的社会产品那样,可能是优等的、合格的或次劣的,应由一定的标准来衡量。

第二节 译学的性质

翻译学是一门正在孕育中的由几门学科在共同的切合点上交叉形成的新学科。90年代初,国外词典已开始收入 *translatology* 这一词条,翻译学的萌芽已开始逐渐被人们所认同。

一、学科准备

根据学科学的理论,任何新学科的建立需要有三个必备的条件:一、一定的历史积累和社会需要;二、一定的理论准备;三、一批学科带头人。

1. 翻译学的历史渊源

翻译活动几乎与文字同时兴起。古往今来,不可胜数的经教典籍、科技文献、文学艺术的译品构成了人类文明的一个璀璨部分,是民族交往、社会进步的一个象征。近一个世纪以来,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翻译实务与日俱增,社会对翻译的要求也呈批量化、多样化、精确化和时效化的趋势。在千年卷帙浩瀚、汗牛充栋的译著的背后,沉淀着译者不断积累起来的翻译经验,这些经验不断地积累,有的得到理论升华。同时,翻译实践也不断暴露问题、提出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研究。

翻译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对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的问题加以研究,当然是符合社会需要的。

2. 翻译学的理论准备

在我国,翻译的理论研究可追溯到公元3世纪。三国时期,我国佛经翻译家支谦已提出“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直译主张。此后直译意译之争延绵千余年,至今余波未息。翻译标准的探讨也一直一直没有停止过。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从立足本源到引进吸收不断地前进。直到50年代初期,董秋斯先生响亮地提出了要建立翻译学的主张。此后,我国翻译理论界又默默地为建立翻译学而潜行了数十年。

西方的翻译活动和翻译研究远在公元之前,从以修辞学为指导的文艺学观点到近代以语言学为指导的等值研究,其间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翻译的语言学研究,特别在句法方面进行比较,企图在“语义结构”这个层次上“找出两种语言的共同范畴”。交际理论的出现,很快结束了这种单纯的静态结构的比较,进入了引用社会符号学和思维科学的原则进行研究的阶段。

“九层之台,始于垒土”。中西学人在漫长的岁月中已为翻译学的建立作了一定的理论准备。诚然,翻译学最终的确立尚需作进一步的历史总结、实践经验的提炼以及理论的开拓,同时也离不开现

代语言学科和其他相关学科的推动。

3. 学科带头人和学科构架

学科带头人应首推提出学科构架并为人们接受的人。其中,国外的一批著名学者已为我们所熟悉,他们建构的理论体系已为我们部分接受。

我国也有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的理论体系。其中刘宓庆先生的翻译学学科构架包括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内部系统包括翻译史、翻译理论、翻译信息工程三大块。外部系统包括哲学思维系统、语言符号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三大部分;涉及学科30余种。这种从无到有、拔地而起的宏伟构架给翻译学的研究注入了活力。罗新璋先生纵观我国传统译论的研究,提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的脉络和体系。其他不少著名学者也为建立翻译学提出有益的见解,看来译学理论的梳理已初见成效。

二、译学的性质

从上节讨论的翻译定义中可知,翻译的性质是信息传递。翻译学是一门研究双语间信息传递的本质、过程、方法及其规律的学科,属于思维科学体系。它以哲学、逻辑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通过个案分析、语言对比、描写、论证等方法 and 手段不断总结经验,研究作者和原作、译者和译品、内容与形式的互动关系,研究译品的社会需求、社会功能、社会效果和社会评价,提出不同符号体系之间转换的基本作用机制,提供翻译的程序和方法,从而促进翻译实践,推动翻译事业。

翻译活动的内容包罗万象,无所不有,天、地、生、数、理、化、文、工、管、美、法、商样样都需要它。但是,翻译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知识体系,不是许许多多学科综合起来的大杂烩。近十余年来,有一种片面强调从多角度、多层面、全方位地综合研究翻译问题的倾向,将许多相关学科都招揽在翻译学的门下,将翻译学构建成一门

体系空前庞大的综合性学科,其中包括哲学、美学、逻辑学、思维科学、语言学、符号学、修辞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民俗学、宗教学、文学、心理学、历史学、交际学、数理统计学、术语学等等,总计不下三四十门,还不计及这些学科中的分支学科,如语言学中对比语言学、模糊语言学、语法学、文字学、篇章语言学、位序学等等。要把这样一个庞大的学科队伍都综合到翻译学的体系中来,无异于作茧自缚,既无可能,也无必要。

综上所述,翻译学主要研究语际转换和翻译思维。如果把语际转换和翻译思维分别作为学科的切合点,那么借助于语言学和社会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大体上可描述、分析和归纳翻译中的语际转换的机理和过程;借助心理学和思维学的理论和方法大体上可描写、分析和归纳翻译思维的机理和过程。这样,在哲学、逻辑学的普遍原则的指导下,语言学、社会符号学、心理学和思维学这四门学科中的相关部分与译学本体的主干交叉起来,即构成翻译学这一交叉学科。诚然,当代学科不断分化、互相渗透,翻译学需要汲取其他学科的有用成份。以上只是就普通翻译学而言,对于具体的翻译学来说,又另有所及,如文艺翻译学的交叉学科中应有文艺学、文化学等,科技翻译学更多地涉及术语学、自然辩证法等。

第三节 译学的对象

学科的对象通常就是组成该领域的为数不多的各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宇宙的要素是物质和意识,哲学研究物质存在和人们对于整个社会的根本观点。语言的要素是音、形、义,语言学分别研究语言的音、形、义以及三者或其中两者的关系。在自然科学中,电现象的要素有电压、电流和电阻,电学即研究电压、电流和电阻以及其间的关系。气体分子运动的要素是体积、压强和温度,气体动力学就是研究气体分子的体积、压强和温度以及其间的关系。